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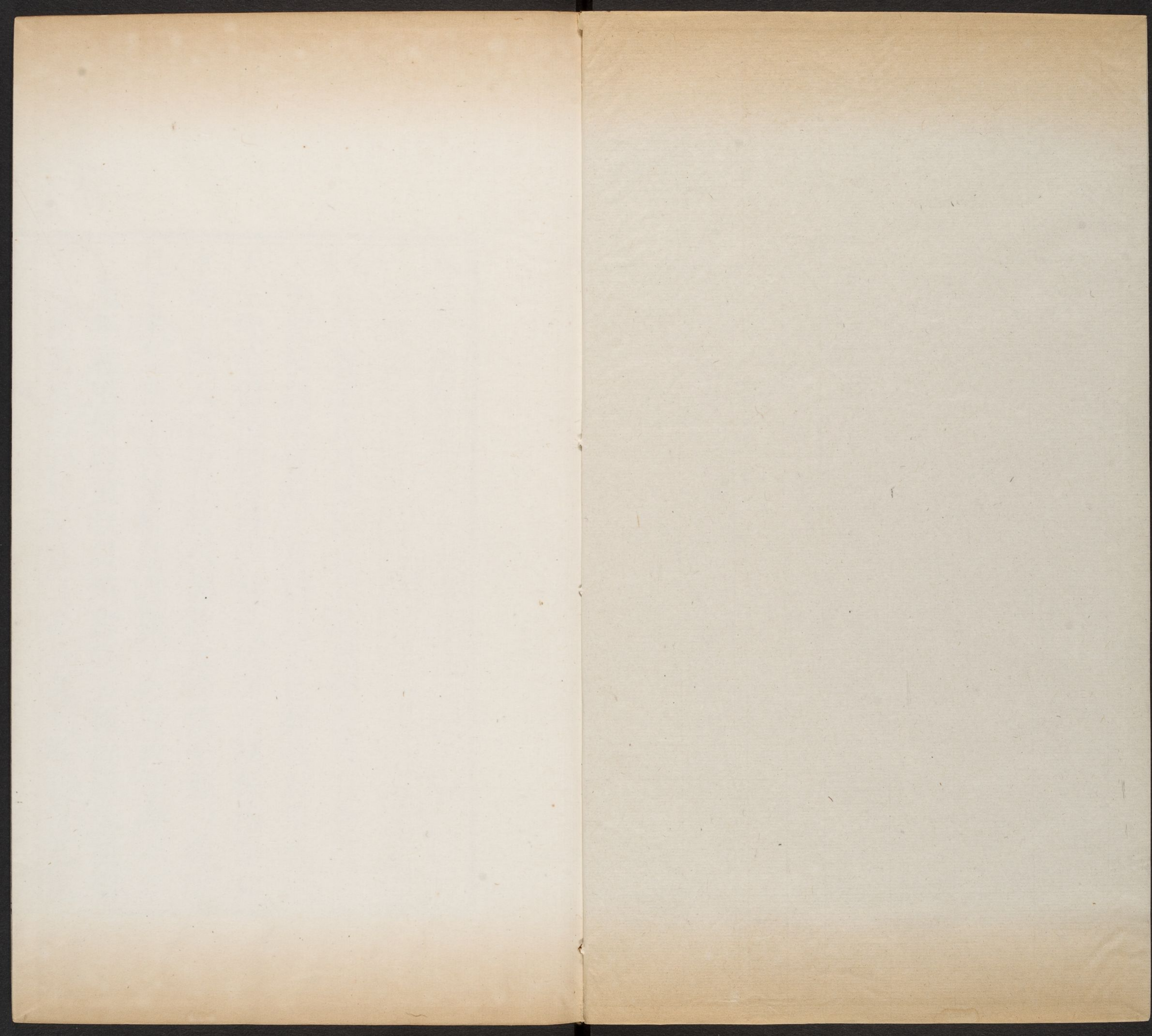
T 71 ②

~~12616~~
1366(3)

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春秋左傳卷之七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

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放會晉侯于戚。冬十

月丁未楚世子商弑其君頤。公孫放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放聞其能相

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殺也。食于雞也。收于

春秋左傳卷之七

文公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東亞部
圖書部

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

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

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公孫敖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

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

主未二句則上二句似
折主上二句則下二句

忽設三峯筆陟隋而
氣脉寬舒

忠信卑讓其道甚大
發於交隣舉重也發
于即位正始也

合前後則此節只是
承鄉師而哭一段意
盤旋一番

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
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
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尚出
不一奇但爭一惡謚若死其所應受者又極厲忌字面俱。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
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
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
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反頓末句出意外孟明之罪

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接頓周芮良夫之詩曰。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
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又頓一筆孤實貪以禍夫
子。落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
于大廟。躋僖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

子遂如齊納幣。

折開是狼暉小傳合前後為一大折見晉有人焉不可勝也為濟河焚舟觀色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鞮居為右甲子虛頓留波瀾結穴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迴波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

曲亦公重罪晉無

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並前兩敗之故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

曲在公意重罪晉無
禮猶以諱之作結重
伯也

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作
僖公主。書不時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
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
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
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
孔達以說。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
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
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

春秋左傳卷之十 文公 四

引經活法

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
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
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
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
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
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
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

春秋左傳卷之十 文公 五

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
 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
 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
 妃以奉桑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丁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雨蝨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
 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

一唱三歎

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拜晉
 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
 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
 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
 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招携以禮

即就聊贈詩中取義
頌美作辭讓靈變
之極

春秋左傳卷之七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戊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

懷遠以德

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逆婦姜于

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

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

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邠

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

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

辭和原魯

大商春然具既致嘉

大涵養想見周旋索
饋時氣象

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分明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一頓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非諸侯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己亥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晉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初。都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鍊作頓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晉陽處父聘。

荆楚蚕食使賢聖不
祀筆此蓋傷晉衰之
無遠畧上思城濮下

思蕭魚思如斯下
道徹何鄧夸甫一輩
人物

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
以剛檢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蓄
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
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
曰季皆卒。

庚子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
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
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

文公享國日淺立法
未詳此條極關係晉
所以世主夏盟也

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

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提一句為一折頓成季

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日使能國之利。
意雖私而舉則當也且字妙使能是第二意却執以為辭不實也

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

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滂。本秩禮。續常職。

出滯淹。既成以上初處皆成懸勢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

晉國。以為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

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

只頓死而棄民意却
先將先王跌一筆古
之王者一段遂成迴
波

春秋左傳卷之十
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
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只一猶字下鋪排都活而況奪之
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
之何奪之蓄任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竝建聖哲
樹之風聲即上句意分之采物著之語言爲之律度陳之藝
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捲一句又出委之
常秩一件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束任而後
卽命再儘一頓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

文子魯名卿然是謹
慎清潔一派魯圖存
以此不競亦以此

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
曰將焉用之折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
無之實難過求落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
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
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
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
有此四德者難必扞矣波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
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

春秋左傳卷之七 文公
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伯媯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

秋在三強之數。賈季奔焉。厚結之。懼生難也。觀因賈季讓鄆舒。季為晉用矣。此宣子妙用。目思楚子重子反何惡且愚也。

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與駢。與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報。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

公室衰以此

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辛丑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夏。

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

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

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

如莒。涖盟。

七年春。公伐邾。閏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

文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

筆頭靈忽

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臯爲司

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

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

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

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

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

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

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

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公室衰以此

只籌既入後堅凝之道禦之出意外所以敗也然罪晉始謀之不臧即在其中

背字妙迴轉始謀之不臧也

寫倉猝應變如畫筆如風旋雷走

迴薄趙宣始謀之不臧也烟雲繚繞章法奇絕手揮五絃目送還雲

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

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

寫林父便是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心事寫
士會便是善人在上
國無幸民氣象

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
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
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
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我西鄙。公使
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
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
趙盾。夏日之日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
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

有聲已而又聘為仲
逆而自取既舍而復
從已氏沉溺至矣

合前後食子以子起
結中間寫教觀二子
也

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
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
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
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
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
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
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
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晉卻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

前後筆法俱層累峻
起相映成篇法

懷遠以德貫通處精
鑿有味

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
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
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
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
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
可歌也。其誰來之。蓋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壬寅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
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
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夏。秦人伐晉。取
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
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
也。遂會伊雜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穆伯如
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宋襄夫人。襄

王之姊也。為無禮觀一句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

公之孫孔叔。叙諸人見殺為頓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

之黨也。釋書法含歸獄公意為正位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

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鍊作亦書

以官。收皆貴之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

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

廢也。頓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葦陰。故箕鄭父先都

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波公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癸卯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

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

箕鄭父。楚人伐鄭。平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

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

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襚。葬曹共公。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

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

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

可知以難故欲立長君
未為盡失也

鄭及楚平

諸侯持兩端矣

陳及楚平

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龙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邱。以其服于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棧。陳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

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甲辰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

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初。楚范巫喬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

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

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

公。泂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

和與晉以輕前夏圖

一時君臣奴隸諸夏寫
來傷心上思城濮下
思蕭魚

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
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
殺鬬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
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
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
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
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
左孟。期思連宋鄭二君叙妙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
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

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
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
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
會。麋子逃歸。

乙巳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
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齊後外莊公小封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
復伐麋。至于錫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

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
 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
 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為右。富
 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
 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
 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
 父駟乘。以敗狄于長邱。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

死焉。宋公于是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
 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
 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
 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邾
 大夫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

丙午。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杞伯來朝。二
 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
 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天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

西戎漸通中華。閑目

全師以出阻撓無成。如此起即罪趙穿即罪

宣子之拘庇

從之二字便緊反起。乃皆出戰。白寫秦掩晉上

軍只起得趙穿一追
一怒妙于定謀神氣
中已逼宣子一段此
運事鍊格妙訣

此段只似迴盪上文

西大陣師中華閱日

越七年乃放晉甲此時
不按法行辟蓋葛蕭
底根之意宥穿也已

為弒君下註

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

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丁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隨會滅狄奔盜講典
禮修晉法雖楚莊之
強

省多少氣力妙

深識氣決守正不移
其後國人不亂嫡庶
以禍亂一機相授文
之貽也。文之精熟
如齊紉蜀錦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
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
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
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
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
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
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
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
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
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
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其處者為劉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
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
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
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
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

因公請平公猶見重於伯也秉禮故也故筆賦詩拜答事

是年楚穆卒不暇圖北方諸侯從晉

高歡謂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可知從晉易於從楚固人心也

自此至夫已氏為一篇寫商人以詐取國而不能終垂戒也。商人

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戊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

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

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

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

弑君伯主受賂肆行無
忌五年而後見弑傳即
覲定不終用意急急
討賊也

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其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
于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
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
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人有星孛入于北斗。周
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
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
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

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
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
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盧戢黎及叔麋
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
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
不得。故二子作亂。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
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

應穀也食子

弑君辱主與國母極
寫暴橫為晉靈受賂
失諸侯起

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
鍊作小波
 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
番寫文伯之友終文伯事
 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
頓挫
 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宋高哀為蕭封人以
 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
 之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
星字傳中倒種後意作虛擒此又作波瀾
 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此段作結穴看其兄如此宜其不終也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
 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

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己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
 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
 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
 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
 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
 郛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貴之也以其官皆從之
故只作頓起下文者其
辭不足貴結穴亦有
孝子慈孫百世不改性

應難也
以子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
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
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
亞旅。魯人以為敏。蘊藉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
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為孟氏謀。別設一峰
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魯必取之。從之。卜人
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
殯之。結穴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
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惟堂而哭。襄仲欲

忽出一峰烟波黯慘
為文伯惠叔緣繞

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
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
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
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
之。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
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
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瀨。一人門于戾邱。皆
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

晉不競大閔健

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亦見卻子討，柔服意。獲大城焉，曰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見諸侯不序，非為此也。筆勢峻絕。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

此後各數陵雲列國
弑君接踵皆無能為
致之也

畏乃能保引詩層次

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頌，跌。落。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人棄常則妖興惡與
視之禍兆矣

極寫為 賈師叔出
色

一時皇遽紛擾情形
如畫

高頌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庚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
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
杵臼。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
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夏五月。
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
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

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

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

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

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

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

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

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

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窻。三宿而逸。

寫迅速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簡法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落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之材人。賢無不事。

特提六卿當國也。蕩氏外皆鮑黨也。下知之而無能為方明。

六卿中抽出一蕩氏公党也。妙寫獨夫左氏慣用此法。

獨夫結局

也。親自桓親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矐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

結餘皆仍故鮑黨也妙

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
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
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
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
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
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
為司馬
辛亥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

中行伯終久明決

城濮一戰鄭服於晉
文九年楚圖北方及
楚平非其得已也十
四年又服于晉宣元

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
公子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
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
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齊侯
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
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
書曰諸侯無功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
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

年遂自受盟于楚南
北交爭至邲之後楚
鄭親矣悼公蕭魚之
會始復誠服此是伯
業一大敗壞處即以
子家書作搃前後起
大閱健

放喉而設聲色俱厲
胸中已薄晉不足與
決計南向盟危之效
也

渾如面設

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
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
事。諸峯羅列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
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葢陳事。十
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
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一束以陳蔡之密邇于
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
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

晉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
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
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
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
于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
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妙一辨即景矣居大國之間。
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
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秋。周甘歆

敗戎于邾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太子夷石
 楚為質于晉。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
 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
 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子六月。壬申。齊四
 子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
 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其六月。癸酉。葬
 我君文公。首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冬。十月。子
 卒。大夫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莒弑其
 君庶其。三四月。又于絲。雖亦小國。其以盛之矣。今

文心變譎極矣

暴必岳起於驕也

畫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
 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邱占之曰。
 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
 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
 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
 而使職。職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
 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
 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
 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六月。

於此見奸雄圖事之
密
嬖字與貴聘賤逆
相終始魯之禍文為
之也

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
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一折不可。仲見于
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
命名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
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
聽。義。古人文字一字千金。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
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只似接轉殺惡及視。屬足錯。夫人姜氏歸于齊。大

歸也。錄去。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
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莒紀公生太子僕。又
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
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
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
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
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空頓籠通局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

胸中別有緣由借事
發議宣公沒而歸父
逐矣政在季氏此也

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
 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夾寫妙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
 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
 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盤旋為
 吉德。盜賊藏夾寫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
 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姦兆也。保保其人而利之利其器。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
 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正位以去之。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斨。檮戡。大臨。龙降。庭堅。仲容。

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
 元。此束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
 不能舉。舜曲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
 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
 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嚚。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嚚。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

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經歷十峰深處。得之倍覺。機趣流暢。

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

寇以靖國人。

春秋左傳卷之八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晉公子遂如齊逆女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晉公子遂如齊逆女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

春秋左傳卷之八

宣公



癸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晉公子遂如齊逆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納賂定位拜成取田
一時紛紛無忌君子
是以惡扈之盟也

春秋左傳卷之八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
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
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
立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
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
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
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

奸錯之議用之何也
宣子私也

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
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
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于秦趙
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
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
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甲寅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

弒其君夷皐。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

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

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

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

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

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

前一層波瀾

又前一層波

違命懷私所以敗也
然正寫華元軍政之

不肅章法奇絕

後一層

又後一層

前後皆所以敗之故繚
繞正位落葉滿空山何
處覓行迹章法之妙
如此
宣十四年九月楚圍宋至

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
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
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
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
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
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
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
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
其口眾我寡。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

次年五月而民不判華元之固結可知矣此段酬答景象亦自可人

極寫不君為書法反勢

寫第三事作大折頓局變

寫不君又夾寫趙盾之賢摠為書法反勢

夾寫趙盾随手如許異人高士點綴生色亦所謂畫虎者多作

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鬪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落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書畫亦並不言何事如

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不君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

勁勢也

一路如波寫來突出此句
石破天驚此篇獨為
書法布運以此為特
筆也

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
 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

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乙卯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晉侯伐鄭及郟，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

鄭及晉平

只言德言命楚僭竊已成非復王章可動也

說來全無可欲妙

急遞一束

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

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

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

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

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迴盤

一結坐實天使與蘭

丙辰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鼃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

寫公子宋渠魁為書
法反勢意同趙盾殺
君傳

以子良一辭不可反映
子家從逆之罪烟雲
繚繞

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

直作子文小傳子文自
毀其家以紓國難雖齊
桓強盛無加於楚則子
文當國也以其事皆憑
陵僭逆故畧之以其有
功於君國故因事補之

史法理堂

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
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
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
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
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
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
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
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
之族。圍伯嬴于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

以上見狼子野

寫子文深識

以三王之心言驗仍作預筆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滏。秋七月戊戌。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伯棼射王。沃波駟及鼓跗。
著于丁寧。又射沃駟以貫笠。師懼退。王使巡師
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于
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于邲。生鬪
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邲。淫于邲子之女生子
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
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

迴波

楚伐鄭

文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
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
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
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丁巳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
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

楚伐鄭陳及楚平

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
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楚
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戊午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
螽冬十月

晉侵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
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
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
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冬召桓公逆王后于

楚人伐鄭鄭成

齊在三強之數而後諸侯伯統不一案之戰所以詳也

鄭及晉平

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

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

豐三之離三。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

己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

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

曰會。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平。公子

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

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

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

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庚申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

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

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

晉平楚外期

賊故也。妙寫失謀。

頓

波

落

此乃所謂謀不軌

葬於黑壤。無麻。故用

寫出強盛

陳及晉平楚伐陳陳成

春秋左傳卷之八宣公

陽。楚師伐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第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辛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

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

出奔衛左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

齊惠公如齊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

孫行父如齊其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夏饑公楚子伐鄭齊侯使國佐來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

蕩極不亡何待

鄭楚平伐鄭取成

辰陵之役成鄭之師何往則知既合而又散之

也諸侯不合何以制楚不合之故晉不與也置弒逆於不問公則不服私則失勢筆鄭討亂於成鄭之下正與楚殺徵舒反映著晉不競之由也

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鍊作收轉

十公如齊奔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

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畫徵舒病

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

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

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

繹。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國武子來報聘。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

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

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癸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欒。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

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

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

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

烟波浩渺中奇絕

此下如去然而晉無能為也却隱

不畏晉

畫

鍊作收轉

令尹不冠以楚則連上
為一篇可知然則侵宋
待 殆托一層法正見
為教之才也

郤成子以敬始以勤終
且諸大夫欲召狄成子
一言衆莫敢違成子
卒而乃有郊之敗矣
自商人弑君後宋之
絕齊之獸職魯之遂

莒之僕晉之穿鄭之
歸生接踵而起視其
君曾老牛之不如楚
莊此舉義聲充塞
天地矣

王待諸鄉。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
下乃成。迎波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
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
素。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
服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
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
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
勤。况寡德乎。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
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
初念

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
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
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
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
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

存國之禮結

晉楚交爭總結此後則楚勝矣

楚勝矣

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妙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甲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十二年。春。楚子刑起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服字意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波三月。克之。入自皇

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

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

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

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再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情詞動人筆筆示弱
小國存之道亦傷天
下之無伯也

全局自舉起

布勢作三大段看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_楚庭入盟。子
 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
 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
 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
 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
 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
 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德_楚刑政事典_一禮_筆不_{以下}易_便不_成可_迴敵_旋也。不為是征。楚軍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_對敖_映為
 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
 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其_對君_映之_音舉_侯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
 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_求立。刑行。政成。
 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楚莊經營伯業順手
帶補是叙閏統體

史法理堂

寫剛復形聲俱出

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之臨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

未能行令

一段晉

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_{亦見機}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一段楚

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蒍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

又帶寫

妙寫未能行令

一段摺轉晉以上文頓
挫為勝負布勢

忽然卑詞求和以驕其
心忽然卑車挑戰以
激其怒知有剛復不
仁與未能行令之主
將在也

三人事在一時最難
措手即在三人口中
傳出而以行其所聞

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
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
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
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
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
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
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
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加波宰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

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
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
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
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
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
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
有日矣。楚許伯起下冷妙御樂伯又加波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

而復一句了却法妙
天下

加一魏錡

許之下宜接趙旃却
疾寫在此一則射麋
與伯樂相形二是與
趙旃先後激怒三則

以後只寫趙旃便不
散緩

合彘子

必敗無疑

即借勢寫敗境搶過
一步局陣變化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
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
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
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
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
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

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
弗許。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
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
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
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
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

以後反復寫來皆為
晉惜是從中外大體

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
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
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
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
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
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統着眼

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
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
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
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
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
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

可以不敗開

楚勝合

從來未敗開

敗合

前席於軍門之外此能使人忍其子而授之綏強有力可知所以敢敗乃公事也寫怙亂二字意與前相承接開合章法鬼神不測

敗合

作一大開見楚之勝非偶然然無此一開鎮不住前面大勢

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憇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叟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

矢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身輕一鳥過。搶急萬人呼。筆墨之妙如此。

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
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
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
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
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
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
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
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鄭
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
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
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

晉救敗之道

從二國勝負起得體
得勢

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
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
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
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腹心潰外援無益也頓華作觀以蔡人救蕭。蕭人
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
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還無
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
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日于晉井而
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
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
曹人。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
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
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而不事齊。對也。為夏
乙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春秋左傳

卷之八 宣公

七

公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日于晉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而不事齊對也為夏乙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惡晉衛也。然孔達以死利社稷，不入此意於見殺傳中，亦以全之。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外晉。夏。楚子圍宋。不特。益。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之戰。所以詳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邱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為中外大。關係。致恨。清邱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

則死之。

丙寅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

晉復振恐有反覆。將及于良。故召之。搃見。晉能揀敗。是上文也。

化工之筆

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

醒 白理互相發極奧極

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丁卯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

告急起晉不救頃解
揚如宋波楚平落而
以一信字聯絡其中
斜飛反撲以寓罪晉
之意千丈遊絲紫花
粘草極文情之妙

春秋左傳卷之八宣公
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冬。螽生。宋
饑。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
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
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
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
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
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
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
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
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
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
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
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

數語寫出效死而民弗去景象所以受圍凡八月而楚不能克也左氏文疎而密隱而顯如是信字結妙滅狄戰案絕秦必詳

者皆闕伯圖也故曰三強服矣

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

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

政刑一失至此王室
無復望矣

一項妙便將獲杜回
實處化成疑勢波
瀾自起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
中行之謀也雖不能
與楚爭而支持伯業
以待悼公之興正自
有力故不殺林父持
筆之而此復

春秋左傳卷之八宣公
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
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
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
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
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顛敗秦
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
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
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

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
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
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
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
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
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

藉以豐財也。冬。螽生。饑幸之也。

戊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秋。鄭伯姬來歸。不冬。大有年。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

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

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

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鄭伯姬來歸。出也。為

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

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

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

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己巳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

齊無禮起

齊固無禮然何至用師亦過起通局法

臣不能修禮頓

君不能修禮再頓

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

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

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

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

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

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

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

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

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

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

連用吾字筆勢挺動

幾層意運得無痕

君子以類者也。郤子所謂易者也。入郤子妙即蒙君子說下語周旋有體。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煩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落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曰。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庚午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郈子于郈。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上文不由中會盟一筆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觀出夏。公使如楚。乞師。思晉悼矣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郈子于郈。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

無弔者也夫

既見逐者之罪。又回映得貪字意出面。俱宜。

文子賢大夫也罪之中
仍有周旋妙

二語原是不欲逐神理
妙寫怒字下遂以逐之
屬三桓正見悍然不顧
意

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
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
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
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
筮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
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父戰自晉至坐殺齊公在日公子不在日
公將歸父收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穀
四月有妖于民昧人昧猶于未猶齊甲戌焚于

大元...

不欲連神理

何子達...

先得...

以張公室與公談而將于君欲以晉人...
 公嘉其文于朝日使我親道立庶以失大援
 言何也夫其宣故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復之人
 何異于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天
 無增惟復命于介既復命也括髮即位哭三踊而
 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